

騙子玉國了

白杰明

——澳洲劇團演出《假如我是真的》
當年轟動大陸的諷刺劇，遭到「勸停」，長期禁演。
澳洲劇團排練演出，在斯波萊托戲劇節受到垂注。
中國駐澳使館致信要求劇團考慮，未能阻止演出。
期間澳洲一個話劇在上海公演，文化交流之中也見外交手法。

近年來在國外上演的中國戲劇，基本上屬於老古董一類。當然在古董裏面還有真假之分。如京劇或武術表演，都是名副其實的國粹。老掉牙的節目，大陸的觀眾早已看膩了，送到外國賺賺外匯仍受歡迎。假古董如老舍的《茶館》，在歐美倒替慘淡經營的中國劇壇製造了一點兒繁榮的假象。

但真能多月沒有演劇，中國話劇則寥寥無幾。前年底，王培公的「知青戲」《W.M.》被橫加封條後，法國「伙好事之徒」用了種新式的「洋涇浜」（法中混合對白）在巴黎演了幾場，藉以表示他們對大陸文藝界那些既不合理又不民主的作法的不滿。此外，中國大陸的話劇在國際上鮮為人知。在這種情勢下，長年在大陸不得公演的有爭議話劇《假如我是真的》，在澳洲登上舞台，倒是文革以來第一齣在西方國家由外國劇團正式排練演出的當代中國話劇。

《騙子》登上澳洲舞台

一個國家的任何一個時代都能夠發生。

由紐約亞洲劇社演出，引起了不少人注意。紐約的演出較「傳統」（近乎中國現實主義的風格），演出員亦是亞洲人，只是使用的語言改為英語，劇本和各方面的藝術處理里都盡量衣服原作的本來面目。

演出較「傳統」（近乎中國現實主義的風格），這裏的演員亦是亞洲人，只是使用的語言改為英語，劇本和各方面的藝術處理亦盡量依照原作的本來面目。

第三次生命，成為今年的斯波來托戲劇節（Spoleto Theatre Festival）澳洲分節的主要劇目。

。斯波萊托節每年五月間在美國、六月底在意大利和九月上旬在澳洲三國先後舉行，為世界上主要的「跨國式」藝術節之一。除了歌劇、舞蹈、話劇和音樂，每屆斯波萊托節在澳洲墨爾本舉行期間，還

附帶不少其他活動，如作家週、畫展、電影週。今年的戲劇節，美國著名大型歌劇《Porgy and Bess》被指望為熱門節目，但反而是小型的東方現代話劇《假如我是真的》（英譯 *Impostor*，以下簡稱《騙子》）得到評論界和觀眾意外的垂注。

《聊斋》的又一奇案，海一九七九年中發生的一樁騙案：一名知青利用方官吏媚上取寵之心，行騙上海官場一大堆人。

《騙子》的英文劇本是根據澳洲學人康德良的譯文（原在一九八三年香港中文大學的《譯叢》發表），再經作家、編劇改寫。除刪去一些重複的

年，上海藝術劇院三名中年藝術家，即沙葉新、李守成和姚明德將之改頭換面地寫成諷刺話劇《假如我是真的》，並在一九七九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的相對寬鬆的氛圍中排演了這個譏刺走後門的

的運動中（這場運動以魏京生等民運份子為打擊目標），這個一度轟動上海市的諷刺劇遭到市委的「暫停」處理。其後，一九八零年初胡耀邦在主持中宣部的文藝座談會時，對三名劇作家做了一番和風細雨式的思想工作，他們的戲就「消失」了，在大陸的舞台上再也沒有演出過。

中國使館發信一勸停

八年過去了，在新的一場「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席捲中國大地時，《假如我是真的》然在澳洲的舞台上重見天日。

睦。去年，因為一齣名叫《毛夫人》的戲，會有場引起了大陸官方不滿的風波。當時，中國方面悉這個話劇要演出，私下建議澳方應為了友好起設法「勸停」，澳洲方面則溫和地指出周恩來和共處五項原則中有「互不干涉」內政一條，駁回方多餘的「關心」。

今年，中國駐澳洲使館人員獲知墨爾本要演《騙子》時，曾四處打聽其中的「奧妙」。他們政治覺特靈敏，《騙子》突然在澳洲出現，自然被視為「可疑」。有些本地人向他們善意地解釋這齣戲何能夠引起澳洲劇團的興趣。因為這個劇本所寫事情，表面上是揭露了中國的黑暗面，抨擊了不正之風，機刺了中共幹部，但這齣戲具有一種中共

藝術品常常缺少的特質：它所揭示的問題，在任

《想像的延伸》在滬由人藝的中年演員魏宗萬公演了。相比之下，澳洲上演《騙子》只是小小的波瀾，而《想像》的「移植」則經過了一波三折才

假如我是真的》一劇，已被譯成英文，去年

方自史媚士取寵之心，行騙上海官場，大堆人會

藝作品常常缺少的特質。它所揭示的問題，在任何

九

一個國家的任何一個時代都能夠發生。

到了《騙子》公演前不久，中國使館還是寫了信給演出劇團，憤然指出《騙子》一劇不能代表中國當今的現實或準確地傳達中國人民生活的面貌，因此請求他們再三考慮。劇組裏面的人對此自然嗤之以鼻，有人差點想回敬一句：照此種僵化的馬列邏輯，莎翁的名作《麥克佩斯》(Macbeth) 理應遭禁，因為它也不能夠準確地反映出當今蘇格蘭人民的生活。為了此事，澳洲某些胆小怕事的外交官也白費張了一番。儘管有這種滑稽的小插曲，《騙子》仍照原來計劃繼續順利排練。

《騙子》的英文劇本是根據澳洲學人康德良的譯文（原在一九八三年香港中文大學的《譯叢》發表），再經作家、編劇改寫。除刪去一些重複的贅筆，沒什麼太大改動。演出劇團邀請了一些著名老演員和幾位嶄露頭角的新星同台演出，無疑也是這個戲成功的主因之一。另外，導演 Geoff Hooke 是一位才華橫溢的年輕藝術家。他的近作有現代搖滾歌舞劇《蝴蝶夫人》（由老歌劇創新改編），曾轟動全澳，可能明年要訪華演出。《騙子》的舞台設計和音樂也別具一格，服裝則是創造性地運用了支配大陸數十年的毛裝（見本頁劇照）。

《騙子》在五月十一日公演以後，很快得到了

評論界的稱讚，觀眾口碑亦佳。因此，在斯波萊托戲劇節結束前，有關的負責人已經開始考慮請劇團明年赴意大利參加戲劇節本部的演出活動。

「戲」尚往來·上海公演澳洲劇目

之後，《騙子》的演出不僅沒有引起中共官方的正式抗議，反而在相當程度上成為兩國之間文化交流的內容。

原來駐華澳洲文化參贊甘德瑞是墨爾本主要劇團 Playbox 社的老導演和前任經理。他被外交部借到北京工作三載，在履行公職同時也十分注意中國劇場的情形。經過一番努力，甘氏為 Playbox 帶到北京工作三載，在履行公職同時也十分注意中國劇場的情形。經過一番努力，甘氏為 Playbox 社和上海人民藝術劇院締結了交流關係。他為了促進兩個劇團的合作和交流，曾向外交部請假，到上海「蹲點」，親自為人藝執導一齣澳洲獨腳戲《想像的延伸》。《想像》是扎克·希波特的個人戲，在一九七二年首次演出，為澳洲較有特色的話劇作品，講一位怪誕人物的生活，既幽默又悲慘。

九月十一日《騙子》在澳揭幕，同月二十七日

《想像的延伸》在滬由人藝的中年演員魏宗萬公演了。相比之下，澳洲上演《騙子》只是小小的風波，而《想像》的「移植」則經過了一波三折才能與中國觀眾見面。

首先，要挑選合乎千變萬化的「中國國情」的劇本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苦差。經過澳洲文學專家、北京外國語學院副校長胡文仲的譯介，上海人藝才選定了《想像》一戲。為了適合中國觀眾的口味，還做了些削足適履的改編工作（特別是對一些原來的污言穢語進行了一番技術處理）。藝術問題被克服了以後，便來了一堆在中國少不了的政治問題。

在甘德瑞南下執導演出的過程中，劇組被通知，《想像的延伸》只准內部演，並不得超過數場。當時澳洲報紙猜測中國官方如此對待甘德瑞的戲，主要是因為他的劇團在滬演《騙子》；另外還有人說是由於「反資」的政治氣氛，或其他莫須有的理由。到了九月底該戲開幕時，內部禁令忽然解除，演期也延長了。聽上海的友人說，除了開幕那天市

委頭頭不十分欣賞這個戲以外，之後的演出非常受歡迎。

《騙子》和《想像》兩劇的兩地互演，本身是一件戲劇性的事。更湊巧的是，上海人藝選定《想像的延伸》主要負責人就是院長沙葉新和劇院藝術委員會主任李守成，也就是《假如我是真的》的兩位編劇。《騙子》在滬演出時，李守成還獲准應邀赴澳參加斯波萊托戲劇節，看了《騙子》的首演。

圍繞着兩齣戲的演出有道不盡的趣事，在大陸文壇仍處於人心不安的時期，演出的事能夠如此順利，也許是一種外交手腕吧。



▲《騙子》在澳洲登台。